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聞見近錄
獨醒雜志

宋王鞏著
宋曾敏行著

進步書局校印

年記小說六種

集

獨見遠錄
世定年譜
世定年譜
世定年譜

獨見遠錄
世定年譜
世定年譜

宋 王翠著

聞見近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閱見近錄提要

宗王鞏撰鞏為文正公旦之孫尚
考素之子家世清貴置身禁近
習聞開國故事及名臣言行縷
縷而道皆振實之說其屬稱先公
者蓋得諸趙在時為多

聞見近錄

宋 大名王鞏撰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為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己。即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筮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太祖皇帝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即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遯王師據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畫御河為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封還詞頭後遂為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畫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煉好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請立周

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真宗子。在仁宗為近屬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於上。上親書從政宗諤。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卧三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為皇子。蓋本仁宗之意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冑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為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竟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
有主名。張公曰。必穎王也。盛言穎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領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

知潁王為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旄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蕭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錫養之宮閣。宮中號英宗為官家兒。宣仁為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為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每以為戲。豫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為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為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為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為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懌。以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構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喪為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潁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

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翼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中。書袖歸。翼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翼日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慄。逡巡退立。復問曾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眾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慈聖元獻同聽政。一二貴瑤間言兩宮而兩宮終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為皇子詔。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為得體。及對。乃曰。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上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人心。又曰。為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間濮王子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匹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眾謂非古。遂寢。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以為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朴樂為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為狂。編管畿縣。未幾哲宗出閣。遂即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為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煙毼而去。不復銅滓。冀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生鱸。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剝腸芼羹。羹沸。剝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剝者。視之則剝矣。遂絕烹鮮。

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

日不絕。蔡元長作月間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為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俊邁。從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文時异倖南京。子彥博彥若竝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於文氏為門客。張文之好始於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為婕妤。沈氏養女。是為溫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為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羣牧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謝。眾論諠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喻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氏後封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於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為上策。薦邢佐臣主其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於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侍講楊敞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斂。幸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為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敞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領之。少選中使問賜黃金百兩。仍語中使曰。楊敞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某知。仁宗之眷邇臣如此。

李柬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柬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花。巨觥酌歡。時人榮之。比之二疎。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

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筏子謂之外漆裏補河身奔允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世宗開御河本為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中裏如唐人之草裏但繫其脚於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於成人敢有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出自是齒於成人冠服遂同長

者。故謂之中裏。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中裏。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右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兩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霽。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於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為六。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以賊為可討。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定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為邊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既

不得請再遣使乃稱閭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實元慶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霽仁宗問張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朕意也於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轉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為縣宰答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間既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宗起居英宗之立為皇子也恐懼遜避卧終日不起抗以利害動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

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為官家行。便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即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為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虜解圍去。燧燧息。會樞密副使王疇薨。英宗喻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而不答。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即邊人喜躍。虜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為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

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以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

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